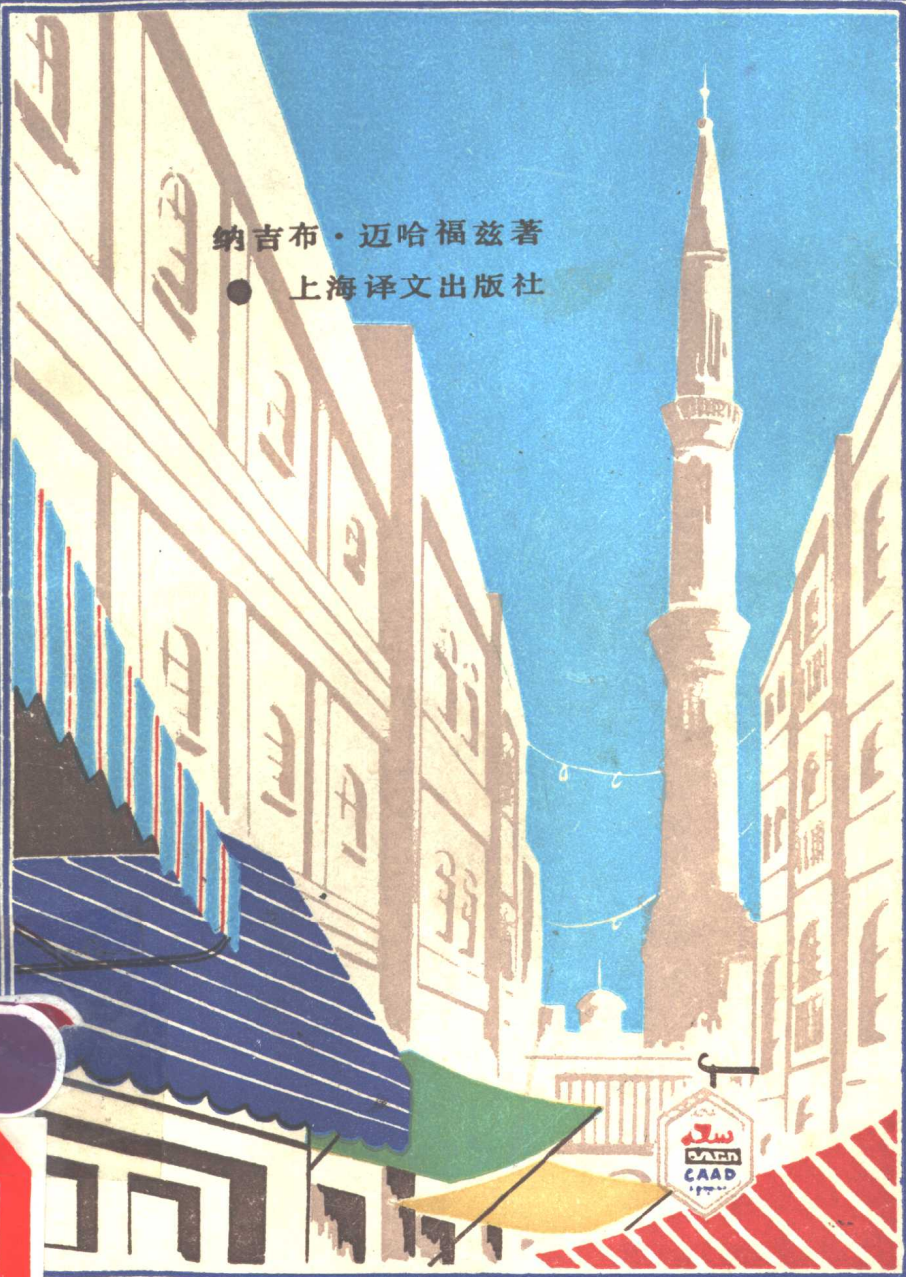


人生的始末

纳吉布·迈哈福兹著

● 上海译文出版社



بداية و نهاية
نجيب محفوظ
دار مصر للطباعة

人 生 的 始 末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 著

袁松月 陈翔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875 插页 2 字数 275,000

1989 年 9 月第 1 版 198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327-0503-X/I·221

定价：3.25 元

—

陶费吉亚学校悄然无声。一名军官目光忧郁，望着一条长长的过道，过道两边是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教室。他走到三年级教室门口，在门上轻轻敲了几下，征得允许后，然后走进教室，凑在教员耳边低声说几句话。教员的目光立即投向坐在第二排的一个学生，高声叫道：

“侯斯尼·卡米尔·阿里！”

那个学生应声站起来，望望教员，又望望军官，目光里充满期待和不安的神色。他小声道：

“先生。”

“跟军官阁下走吧！”教员立即吩咐。

侯斯尼从座位上出来，跟在迈着沉重脚步的军官后面，离开教室。突如其来的召见，使他心里忐忑不安，他开始暗暗思忖：“难道是因为最近的示威游行才叫我出来的吗？”他曾参加过示威游行，和人们一起高呼过“反对胡尔的声明①”、“打倒胡尔·本·赛胡里”的口号。事情过去后，他还以为自己不仅躲过了敌人的子弹和棍棒，而且还逃避了学校所有的处罚。“难道是我想得太好了吗？”他跟在军官后面，穿过长长的过道，同时陷入沉思之中。忽然，他朝着有人指控他这一方面猜想。但是，他的思绪被打断了。军官在四年级教室门口站住，得到同意后，走了进去。随之，他听见教员的喊声，

“侯赛因·卡米尔·阿里！”

叫哥哥出来？可是指控他怎么可能呢？他根本没有参加示威游行呀。军官回到教室外面，一个年青人默不作声地跟着走出来。年青人的目光刚落在兄弟身上，就立即诧异地喃喃说道：

“你？……出了什么事？”

接着，两人疑惑不解地交换了目光，然后紧随着军官朝校长室走去。侯赛因用不安而又有礼貌的口气问道：

“究竟为什么事把我们叫出来？”

军官犹豫片刻后，答道：

“你们将去见校长阁下。”

他们穿过走道，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兄弟俩几乎长得一个模样，都是长方形的脸庞，蜜色的大眼睛，深褐色的皮肤。不同的只是侯赛因十九岁，比弟弟大两岁，但是他没有弟弟高。同时，他们的五官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别，侯赛因的脸比弟弟更清秀、俊美。

校长室越来越近，兄弟俩的忧虑也不断加深，并且恐惧不安地想象着校长那张严肃的脸。到了校长室门口，军官扣好上衣纽扣，上前去敲门，然后迅速推门进去，朝两人挥挥手，示意他们跟上。两人一进屋子，便看见一个人坐在屋中央的一张办公桌前专心致志地阅读文件。他对来人连眼睛也没有抬一抬，似乎根本没有感觉到有人进屋。军官精神饱满，毕恭必敬地行过礼，说：

“学生侯赛因·卡米尔·阿里和侯斯尼·卡米尔·阿里来了。”

校长这时才抬起脑袋，两手卷好文件，又在烟缸里弄灭烟

① 胡尔为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发表声明反对埃及恢复1923年宪法。

头。他把两人审视一番，问道：

“你们在哪个年级？”

侯赛因用颤抖的声音回答：

“我在四年级。”

“我在三年级。”侯斯尼紧跟着说。

校长久久地望着他们，然后说：

“我希望你们都像你们应该做的那样，成为真正的男子汉。刚才，你们的大哥通知我，说你们的父亲去世了。你们的日子还长着呢①！……”

兄弟俩顿时目瞪口呆，惊慌失措。侯斯尼下意识地高声喊叫起来：

“爸爸去世了？……这不可能！”

侯赛因好像自言自语似地喃喃说道：

“怎么会呢？我们离开他才两个钟头，那时他的身体还好好
的，准备去部里……”

校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和蔼地问道：

“你们的大哥是干什么工作的？”

“什么工作也没有……”侯赛因心不在焉地答道。

“那么，你们还有没有哥哥在当职员，或者做类似职员的工作？”校长又问。

“没有……”侯赛因摇摇头回答。

校长接着又说：

“我希望你们像男子汉那样承受这个打击。现在你们回家去吧！真主会保佑你们的……”

① 阿拉伯人安慰死者家属时常说的话。

二

两人离开学校，来到舍巴拉大街。他们一边赶路，一边哭泣。侯斯尼首先啜泣起来，侯赛因神经质地想呵斥他几句，可是他自己也泣不成声，结果一句话也没有说出口。他们穿过马路，快步朝纳萨尔拉胡同走去，那里离学校只有几分钟的路。侯斯尼望着哥哥，好像求救似地说：

“爸爸怎么会死的呢？”

侯赛因愁眉苦脸地摇摇头，轻声回答：

“不知道，简直不能想象。早晨和我们一起吃早饭，我们走的时候，他的身体还好好好的。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侯斯尼试图把早晨有关父亲的每一个细节都追忆出来。他记得早晨第一眼看见父亲的时候，父亲刚从盥洗室里出来。他像往常习惯的那样向父亲问好：“早上好，爸爸。”父亲微笑着回答：“早上好。你哥哥怎么还不起床？”在这之后，大家围着桌子坐下。父亲请母亲一起来就餐，母亲推说不想吃。于是父亲埋怨说：“如果你和我们一起坐下，胃口就会开的。”可是母亲一再推辞，这时，父亲一边剥着蛋，一边冷淡地说：“那就随你便吧。”后来，他想不起来父亲还说过什么话。天哪，他只能记起他几声短促的清喉咙的声音。他最后看见父亲的时候，是父亲走进房间，用毛巾擦干手。现在一切都完了，完了，这是一句最令人难受的话。

侯斯尼用惊慌的目光偷偷地瞥了侯赛因一眼，只见他伤心地紧蹙着眉头，好像一下子大了好多岁，老成了不少。侯斯尼重新陷入沉思中，忍受着火烧火燎般的痛苦。“我不相信爸爸死去，我不能相信。死亡意味着什么呢？我不能相信。就这样完

了？要是早知道这是父亲生前最后一次和我们在一起，我是无论如何不离开家的。可是我怎么知道呢？一个会吃饭、会欢笑的人，能死去吗？我不相信，我怎么也无法相信。”他望了哥哥一眼，他正拽着自己的胳膊朝着纳萨尔拉胡同走去，而且几乎是茫然失措地在胡同里穿行。两人在狭窄的路上行走着，路两旁是一些陈旧的房子和几家小铺子。胡同里停着几辆摆满煤油、菜蔬和水果之类东西的手推车。他们家住的那幢楼房首先映入眼帘，那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带有一个长方形的泥地院子。远处嘈杂的哭声传入他们的耳际。他们能听出那是姐姐和母亲的声音。两人从心底里打了个寒颤，又开始哭泣起来，并且不顾一切地朝楼上奔去。二楼套间的房门敞开着，两人径直往里走，穿过大厅，朝套间最里面那间父亲的房间跑去。进了屋子，他们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他们的目光马上落在床上，父亲的遗体覆盖着一块白布。走近床边，两人同时跪在地上，沉浸在悲痛之中。两个陌生女人离开屋子后，母亲和姐姐已经慢慢止住哭声。母亲有意让两个儿子痛痛快快哭一场，因此控制着自己，站在一边。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袍，两只眼睛红红的，脸颊和鼻子都肿了。姐姐坐在沙发里，脸伏在沙发扶手上哭泣着，全身都在颤动。侯赛因一边哭，嘴里一边不由自主地吟诵着《古兰经》的小章节，祈求真主的怜悯。侯斯尼面对这种恐怖、压抑、令人难受的气氛，也不由得哭起来。他站在父亲的遗体前，浑身感到不自在，同时又觉得恐惧和绝望。“对爸爸不能这样，这所有的哭声他都不可能听见，他也不会动一动。真主啊，他为什么这样僵硬地躺着？大家痛哭流涕，但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事情，也从来没有想象过他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钟头以前，我不是还看见他在房间里走动吗？爸爸不会是这样的，生命也不会是这样的！”侯斯尼的脸

上流露出期待的神情，好像是在等待什么。这时，母亲走近两个年青人身边，朝他们俯下身子，说：

“行了，侯赛因。起来吧，带着弟弟出去。”

母亲不断地这么说，一直到侯赛因起身扶起弟弟。可是他俩没有离开屋子，木然地立着，满眼泪水，久久地凝视覆盖着白布的遗体。侯赛因再也按捺不住强烈而又不可名状的欲望，朝父亲的尸体弯下身子，不顾母亲的阻止，迅速掀开盖在脸上的白布。一张陌生的、已经打上死亡烙印的脸顿时出现在眼前，那青灰色的脸上，显出一种超凡入圣、深不可测的宁静。一阵战栗流遍侯赛因的全身，这是兄弟俩第一次看见死人，恐惧和悲伤控制着他们，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巨大悲痛潜入他们的心底。侯赛因朝死者弯下身子，在他的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随后又颤抖起来。侯斯尼也弯下身子，精神恍惚地在死者额头上亲了一亲。母亲重新把布盖在死者干瘪的脸上，将他们从床边拉开，用严厉的口气说：“出去……”

两人同时向后退了两步，侯斯尼出人意外地固执，站着不肯走。侯赛因受到弟弟这种态度的鼓舞，也站在那里。他们用困惑的目光朝屋里扫视一遍，似乎预料到家里面已经发生了他们无法想象的、彻底的变化。但是，他们发现一切还像以前一样，并没有什么改变。那张床仍然放在屋子的右边，连着衣帽架的衣柜在中间，左边摆着一张沙发，姐姐坐在上面。沙发边上倚着一只厄乌德琴^①，琴弦中间插着拨子。他们的目光一接触到，一股惊异和悲哀交织在一起的感情立刻涌上心头。以往，只要父亲的手指拨动琴弦，只要朋友们兴高采烈地围住他，要求他弹，他就会一遍又一遍地弹下去。多么奇怪，通过细细的线

^① 中世纪和现代伊斯兰艺术音乐中占显著地位的拨弦乐器，欧洲诗琴的前身。

——这根最细的琴弦，能够奏出人间的欢乐和悲哀。接着，他们失神的目光又落在死者的手表上。手表在离床不太远的桌子上放着，还在转动，发出轻微的“嘀嗒”声。也许，死者在弥留之际，也就是他们成为孤儿的最初时刻还在使用它。那件衬衫仍然挂在衣帽架上，衬衫领子上显出斑斑的黄色汗渍。他们怀着深切的悲痛的心情，久久凝视着它。在一瞬间，黄色的汗渍似乎比父亲伟大的一生更永恒地留在了他们的心坎里。

母亲一直默默地站在一边看着他俩，虽然儿子顾不上向她表示心中的感情，但她心里明白，巨大的灾难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的。侯斯尼长叹一声，哥哥赶紧朝他望去，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凑近他耳边说：“咱们走吧！”

两个青年人朝遗体投去最后一眼，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他们相信父亲虽然死了，但他的眼睛仍然望着他们。为了不挫伤父亲的感情，他们没有转过身子，而是在心底里默默地向父亲致哀，然后退到门口，离开了屋子。

侯斯尼朝哥哥望了一眼，看见哥哥黯然神伤，他的心不由得剧烈地跳动起来，对他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同时，他感到自己也十分需要哥哥的怜悯。

三

兄弟俩离开套间，来到大楼门口，那里放着几把椅子。他们发现大哥哈桑神情沮丧，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于是，两人也愁眉苦脸，闷声不响地挨着他坐下。兄弟俩谁也没有想到该干点什么。至于哈桑，他是个饱经风霜的人。虽然他和两个弟弟长得很像，但是他的眼神和他们不同，总是闪烁着大胆、任性的光泽。此外，那浓密蓬松的头发梳理得也和两个弟弟不同。

他穿着一套西装，这使他一方面显得很注重外表，另一方面又不拘小节。这会儿，哈桑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但他没有行动的样子。原来，他在等候一位大人物的到来。

“我们的爸爸是怎么死的？”侯赛因激动地问他。

哈桑皱着眉头，回答说：

“他是猝然死的，我们大家也都弄不明白。当时，我坐在客厅里，他在穿衣服。我什么也不知道，只听见母亲惊慌地大声唤我。我迅速奔到房间里，看见他已经躺在沙发上，胸口起伏不停，手还痛苦地指着胸口。我们赶紧把他抬到床上，倒了一杯开水给他喝，可是他已经不会吞咽。我立即离开屋子去请医生。谁知，刚走到院子里，就听到紧张的叫喊声，我又赶紧回到屋里，发现已经一切都完了……”

他看见两个弟弟的脸痛苦地紧缩，因此脸色更加阴沉。他感到十分为难，因为生怕两个兄弟对他的悲伤产生怀疑。他们都知道他的禀性，他过着放荡不羁的流浪生活，同父母亲有矛盾和隔阂。因此，他恐怕被他们认为自己不及他们悲痛。其实，他也一样的悲痛，不管怎么样，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记恨过父亲。如果说他并不像他们那样悲痛的话，那也仅仅是因为他和他们年龄不同，他已经有二十五岁，是因为他曾经饱尝生活中的甜蜜和苦味——而他的生活里更多的是苦味。因而亲人去世带来的痛苦对他来说，已经不过是一种平平常常的痛苦。确实，他的心里只感到，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对着他大声呵斥：“我不能永远赡养像你这种令人失望的汉子，只要你还逃学的话，就自谋出路去吧，别来依靠我！”的确，从今以后不会有人再对他讲这样的话。可是同样不会有人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他，而他是经常处于这种困境的。以后也不再有摆脱困境的希望了。他十分清楚灾难降临在这两个大孩子头上这一事实，心里怎么

会不感到悲痛呢？他那明亮的目光在两张悲伤的脸上一闪而过，接着便把嘴唇咬得紧紧的。两个弟弟在学校里是名列前茅的学生，在家里又是父亲的宠儿，尽管这种处境使哈桑有时嫉妒他们，但他始终是爱着他们的。而他，一方面觉得学校里没有一点令人羡慕的地方，另一方面又深信父亲毕竟还是像爱两个弟弟那样爱他，虽然父亲在这种感情中夹杂着对他的怨恨和气愤。在所有这一切中，最重要的是家庭观念在卡米尔家族中一直是根深蒂固的，它首先体现在母亲身上。

到了上午，两个农村打扮的一男一女向他们走来。他们一眼就看出那是姨妈和姨夫法拉杰·塞里曼大叔。姨夫对他们安慰一番后，就和大家坐在一起。这时，姨妈冲进屋去，高声喊道：“我的妹妹呀，你的家完了……”这令人心碎的话传到他们的耳边，两个年青人听了又哭泣起来。法拉杰·塞里曼大叔只顾和哈桑说话，让兄弟俩一直一声不响地坐着。两人陷入沉思中。他们不知道父亲死后的命运将会怎样。侯赛因深信传统的说法，同时还相信一些科学，所以怀疑始终没有潜进他的心中。他只在心底里默默地祈求真主，希望在今后漫长的日子里，让他们在受到真主嘉奖的最佳时刻，能再见到父亲一面。至于侯斯尼，他对死人的事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因此不愿随意遐想。他总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传统性的宗教信仰。有一天，母亲带他去做礼拜，他也就下意识地做了。以后，他又有点犹豫地抛弃了礼拜，这样做是完全出自真心。信仰不能束缚他的思想，他根本管不了这么多。但是，他的思想本身从来也没有超出过现实。父亲的去世，促使他思考，不过时间并不长。这一次，有一种强烈的感情飞快地在他心里产生：“人死了一切都完了吗？父亲留下的，难道就是黄土一抔吗？真主保佑，决不会是这样的。真主的话不会是假的。”唯有哈桑，心里没有一点这样的想法，死人

的事在他脑子里算不上什么，他就像是一个天生的异教徒。事实上，任何教育和训导对他都不起作用。他就像父亲在气愤时骂他的那样，是一个流浪汉。天生满不在乎，心里从来没有能够种下信仰种子的泥土。他把信仰作为一种嘲笑和取乐的材料，以至于连他在母亲的启发下，曾经有过的那么一点点影响，也很快在他浩瀚的生活海洋中消失殆尽。生活的烈火使他的心灵受到创伤，因此，他对遥远天国中的事毫无兴趣，关心的只是他的生活、他的命运和家庭的命运。他和姨夫、弟弟没有呆上多长时间，便看见远处有一个男人急急忙忙赶来。哈桑一看见他，立即高兴地上前招呼，好像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个人。

“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

虽然已经是金风送爽的秋季，来者还是掏出手帕，不停地擦拭脸上的汗珠。他是个大腹便便的胖子，丰润的圆脸庞上长着端正、细巧的五官。肥胖的身躯、文质彬彬的风度，加上中年人固有的气质，使他显得端庄。政府的官员和文书们特别以端庄为荣。兄弟们盯住穆罕默德看，期望邻居和父亲的生前好友都是像他这样的人。来者走近他们，说了一番安慰的话，然后对哈桑说：

“我向部里请了一天假，咱俩一起去你父亲生前的机关领取安葬费。然后再买一些必要的用品回来。”

临去部里之前，哈桑向他询问了一些办理丧事所需的手续，然后两人挽着手出去了。

四

父亲葬礼的时间越来越近，侯斯尼的心七上八下，翻腾不停，这并不是悲伤的缘故。本来他希望父亲的葬礼办得隆重，

符合父亲的身份和地位，也借机在人们面前炫耀一番。可是，他的两个哥哥并不注重这些，因而他把葬礼看成是一种像死亡本身那样的不幸。他暗暗对爱他的父亲生气，对自己生气。他的眼睛上下转动，一直朝来送葬的人看。邻居中间，他看得上的只有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一个人。要说姨夫，他只不过是管理工人的；杂货铺老板贾比拉·塞里曼没有比姨夫好多少；理发匠是个狡猾透顶、最最辛苦的人；其余那些人，他都讨厌他们，他们还是不来的好。他精神沮丧，感到烦恼，又有点急不可耐。

四点钟一到，一群群职工蜂拥而至，直到把纳萨尔拉胡同挤得水泄不通。侯斯尼不觉精神一振，摆脱了不安的情绪，回到悲伤之中。接着，发生了一件使他感到意外的事情。一辆显示出体面和尊贵的豪华汽车，在他们家的不远处停下。司机下车打开车门，里面走出一个男人，一看外表就知道这是一位有身份和头衔的人。他身材魁梧，五十岁光景，一副令人生畏的严肃模样。兄弟们立即有礼貌地奔上前去迎接，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也挤在他们中间，他专门接待一些像职员之类理应比一般人更应该受到尊重的有身份的人。

“这儿是已故的卡米尔·阿里先生的家吗？”来者轻声地问道。

“是的，贝克^①阁下……”法里德先生作出恭敬的样子，抢先回答。

大家四下寻找，总算在路中央找到一把能让他坐的藤椅，他们感到十分尴尬。侯斯尼对这位先生的到来，心里充满了高兴。可是他也对他问死者家在哪里感到不悦，这证明他以前根本不认识他们家。他走到哥哥侯赛因身旁，轻声问道：

① 奥斯曼帝国时代的爵名，后用于尊称。

“这一位是谁？”

“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内政部的总稽查，爸爸生前的好朋友……”侯赛因回答。

“为什么他会问我们家在哪里？好像根本不认识我们家似的……”侯斯尼觉得奇怪，问道。

侯赛因的眼睛里射出一种异样的目光，说：

“以前爸爸经常去他的家。而他……他是一位大人物，这你自己也看到了！”

年青人沉默片刻，然后又说：

“爸爸生前很尊敬他，一直把他作为最亲密的朋友来对待……”

侯斯尼企图忘记这件事，不愿再让它破坏自己的虚荣心。要是所有前来送葬的人都能看到——这位稽查官先生，那有多好。接着，悲痛的时刻来临，灵柩从屋里抬了出来，顿时从阳台上、窗口里发出哭声和叫喊声。所有来送葬的人排成一队，灵柩在队伍的最前面。一路上，兄弟俩泪水涟涟，用疑惑的、无可奈何的目光盯着灵柩。到了清真寺，他们向送葬的人道谢、告别。这时有人提出把灵柩送到最后的安葬地。但是侯斯尼听说后，赶紧贴在大哥的耳边低声说道：

“不管怎么样，你不能答应谁去墓地！”

为了维护家庭的尊严，侯斯尼希望任何人不要看见墓地。他们站着送走送葬的人，然后坐上灵车，姨夫法拉杰·塞里曼大叔和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也乘上了车。灵车载着他们朝着凯旋门驶去，然后在野外的墓地停下来。于是，大家把卡米尔·阿里先生的遗体葬进坟墓。坟墓的不远处有一条羊肠小道，穿过这个像义冢一样的墓地。侯斯尼站在坟墓前，伤心地哭着。在这悲痛的时刻，他还用厌恶的、感到耻辱的目光偷偷地瞥了

法里德·穆罕默德先生一眼，心里暗暗想道：“如果同学们知道我的父亲去世，一定会赶来安慰我，其中肯定还会有人会陪伴我到这个墓地。真主保佑，只有真主才不保佑那些灾祸。要不是这个坟墓，大家都不会悲伤。为什么我们的父亲不预先造好一座与我们家庭相称的坟墓呢？”

五

几乎已经是半夜，套间里只剩下家里人，大家聚集在客厅里，姨夫和姨母同他们在一起。母亲又开始念叨父亲去世的事，在这些悲伤的日子里，她差不多已经是第二十次讲这件事情了。侯赛因和侯斯尼凝神细听着，而哈桑却紧皱双眉在思索。

侯斯尼谈起艾哈迈德·伊塞里贝克，但避而不说他不认识他们家的事。这一方面是因为有姨夫姨母在场，另一方面是他不愿意提到这件事。他的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怜悯之情，于是沉痛地注视着那扇关闭着的房门，惆怅地想象着那张空荡荡的床铺。母亲望着孩子们，说：

“起来，都去睡吧……”

在经历了疲劳而又悲伤的一天之后，孩子们没有反对，听从了母亲的意思，向卧室走去。姨夫紧跟在他们后面。卧室里放着三张小床，他们腾出一张床给姨夫睡，侯斯尼只好和侯赛因合睡一床。这时，他们谁都没有睡意，或者说压根儿就不想睡。大家怀着悲伤和思念的心情，开始谈论父亲，回忆他在最后那段日子里的情况，谈到他的猝然去世。然后哈桑说：

“他的葬礼完全符合他的身份……”

法拉杰·塞里曼大叔赞同地说：

“真主对伟大的人物总是大慈大悲的。他这样的人，有这么

隆重的葬礼，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送葬的人从家里一直排到舍巴拉大街，把整条纳萨尔拉胡同挤得水泄不通……”

侯斯尼听了姨夫的话并不感到快活，只要有姨夫在场他就觉得压抑。接着，他闷闷不乐地想起他看见的那个丢人的墓地，便说：

“真是奇怪，我们的父亲曾经用掉过那么多钱，就是没有想到要建造一座与我们家相称的坟墓。”

那个使他不快的声音重新响起来：

“他怎么能想到自己在这个年纪就死掉呢？你父亲才五十岁，在我们农村，许多像他这般年纪的人，还在忙着娶第二个、第三个老婆呢！”

沉默片刻，他又接着说：

“我的侯斯尼先生，你别忘记，你父亲像你这么大年纪时，才和他的祖母从迪姆亚特^①迁到开罗。而且你们又不是本地人，用不着一代一代地继承坟地。”

一听这话，侯斯尼马上愤愤地说：

“是的，我们不是开罗人。即使我们的家族在迪姆亚特断了根，我们也不能算开罗人！”

他伤心地想道，他除了姨妈外，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亲戚。那个座落在荒野郊外的坟墓，将是他们在这个大城市里有失体面的耻辱的标记。他对那个睡在他床上的姨夫越发感到讨厌，于是便用沉默不语来中断了姨夫的谈话。屋里一片沉寂，瞌睡悄悄爬上了他们的眼皮……

客厅里，姨妈、母亲和她的女儿仍然坐着，她们不知疲倦地谈论着过世的亲人。这里悲切的气氛自然比那个屋子里更加

^① 埃及的一个城。

浓重。母亲明显地消瘦了，两眼浮肿，脸色苍白，脸上深深打上痛苦的烙印。她长着一只又阔又短的鼻子，尖尖的下巴，又矮又瘦，一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她是个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家庭的女人。唯有那双眼睛，炯炯有神，闪烁着忍耐和坚决的目光，显示出她的活力。

意外的变故使母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很难想象出她年青时候的模样。但是她的女儿奈菲萨，却逼真地再现了她当年的形象和风韵。她也有一张瘦削、苍白的脸，又阔又短的鼻子，尖尖的下巴，皮肤白净，背的上部有点儿驼。她太像母亲了，几乎是一模一样。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她的身高像兄弟侯斯尼。要说漂亮，她差得太远，还不如说是其貌不扬。她真是运气不佳，偏偏长得像母亲，而她的几个兄弟，却都像父亲。眼下她正悲痛不已，因而模样显得更加难看。她沉浸在对亲爱的父亲的往事回忆之中。而母亲，虽然也悲痛欲绝，但脑子里却是各种纷至沓来的念头。她从心里对姐姐十分不满，总是忘不了她曾对自己生活产生的种种嫉妒。过去，姐姐常常喜欢把她们俩的命运进行比较。她说，妹妹嫁了一个职员，而她的丈夫却是轧花厂里的一名工人；妹妹居住在开罗，而她只能在农村生活；妹妹的孩子们都是学生，而她的子女命中注定只能当工人；妹妹家贮藏室里的东西应有尽有，而她家只有在收割的季节东西才多一些。也许，只有在现在，她才发现没有什么值得嫉妒了。母亲忧心忡忡，伤心不堪，只有她懂得这场灾祸的可怕。丈夫去世后，她无依无靠，只有这么一个根本不能寄予希望的姐姐才知道她的困境。她丈夫没有给她留下什么。过去，她把丈夫的全部薪水都用在家庭的必要开支上，如今要指望这样的固定收入已经完全不可能。她的口袋里只剩下两埃镑七十个基尔什①

① 埃及、叙利亚等地用的小货币。